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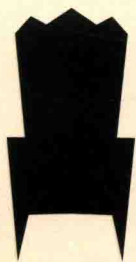
Shades of Magic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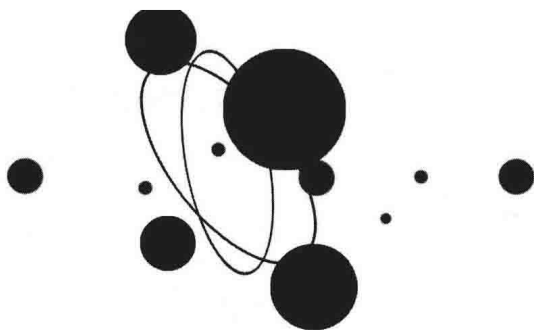
A Darker Shade of Magic

伦敦魔法师

卷一：暗黑魔法

[美] 维多利亚·舒瓦 / 著 露可小溪 / 译





Shades of Magic
A Darker Shade of Magic

伦敦魔法师（卷一）
暗黑魔法

[美] 维多利亚·舒瓦 / 著
露可小溪 / 译

A DARKER SHADE OF MAGIC

Copyright ©2015 by Victoria Schwab

Published by agreement with Baror International, Inc., Armonk, New York, U.S.A.

through The Grayhawk Agency

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© 2018 by Chongqing Publishing House Co., Ltd.

All rights reserved.

版贸核渝字(2015)第213号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伦敦魔法师. 卷一, 暗黑魔法 / (美) 维多利亚·舒瓦著; 露可小溪译.

—重庆: 重庆出版社, 2018.8

书名原文: A Darker Shade of Magic: A Novel (Shades of Magic)

ISBN 978-7-229-13339-9

I. ①伦… II. ①维… ②露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美国—现代 IV. ①I712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8)第141166号

伦敦魔法师(卷一): 暗黑魔法

LUNDUN MOFASHI (JUAN YI): ANHEI MOFA

[美] 维多利亚·舒瓦 著 露可小溪 译

责任编辑: 邹禾 许宁 唐凌

装帧设计: 不绿不蓝

责任校对: 刘小燕



重庆出版集团 出版
重庆出版社

重庆市南岸区南滨路162号1幢 邮政编码: 400061 <http://www.cqph.com>

重庆出版社艺术设计有限公司 制版

重庆鹏程印务有限公司 印刷

重庆出版集团图书发行有限责任公司 发行

E-mail: fxchu@cqph.com

全国新华书店经销

开本: 890mm×1230mm 1/32 印张: 11.75 字数: 280千

2018年8月第1版 2018年8月第1次印刷

ISBN 978-7-229-13339-9

定价: 50.80元

如有印装问题, 请向本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调换: 023-61520678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献给向往奇异世界的人们

魔法最折磨人的一点不是威力大小,而是平衡与否。

力量太弱,我们不堪一击。

力量过强,我们就变成了另一种存在。

——提伦·西伦斯

伦敦圣堂首席牧师

Part one

Shades of Magic

旅者



I

凯尔的外套殊为罕见。

既不是寻常的单面，也不是出人意料的双面，而是好几面——确实，这太不可思议了。

每次他离开一个伦敦，走进另一个伦敦，第一件事就是脱下外套，翻个一两次（甚至三次），找到他需要的那一面。不是每一面的样式都称得上新潮，但它们各有用途。有的使他平凡无奇，有的令他脱颖而出，有一面则没有什么功能，却特别讨他喜欢。

当凯尔穿过宫墙，来到候见室，他休息了好一会儿——在不同世界之间移动是有代价的——然后抖下身上那件红色高领外套，从里到外、从右往左地翻过来，使其变成一件纯黑上衣。好吧，是一件绣着银线以及两排锃亮银扣的纯黑上衣。他每次外出都选用低调的服色（既不愿意冒犯当地贵族，也不想引人注目），但并不意味着连品味也要舍弃。

噢，国王们，凯尔一边扣上扣子，一边想着。他和莱的想法越来



越像了。

他穿墙的痕迹朦朦胧胧，依稀可见。如同沙地上的足印，正在慢慢消退。

他从来不在这边的门上作记号，因为他不会原路返回。温莎与伦敦相距甚远，着实不方便，而凯尔只能在不同世界的同一个地点穿梭。所以问题来了，红伦敦的一天路程之内压根就没有温莎城堡。实际上，凯尔刚刚是从一位富绅的院子里穿过来的，那儿是一座名叫迪杉的镇子。话说回来，迪杉是个舒适宜人的地方。

温莎则不是。

金碧辉煌是事实。但并不舒适。

靠墙有一方大理石台子，盛着一盆水供他使用，一如既往。他洗净了手上的血，以及过路所用的银币，然后把绳子挂在脖子上，又把银币塞进领子里。他听见前面的厅堂传来杂乱的脚步声，还有仆人和侍卫的低语。他选择候见室就是为了避开他们。他非常清楚摄政王很不喜欢他来这儿，凯尔也不希望被人看见，让一大堆耳目把他来访的细节汇报上去。

台盆的上方挂着一面金框镜子，凯尔迅速检查了一番自己的仪表——红棕色的头发搭下来，遮住一只眼睛，但他并未费心打理，而是仔细地整平了肩部的衣褶——然后推开房门，去见这里的主人。

房间异常闷热，尽管这是一个风和日丽的十月天，门窗依然紧闭，壁炉里的火烧得正旺。

乔治三世坐在炉火边，长袍裹着枯瘦的身子，茶盘搁在他膝前，却未曾动过。凯尔进来时，国王抓紧了扶手。

“谁在那里？”他头也不回地喊，“强盗还是鬼魂？”

“鬼魂怕是不会回答您的，陛下。”凯尔应道。

病恹恹的国王森然一笑。“凯尔大师，”他说，“你害我等得好苦。”

“还不到一个月。”他说着，走上前去。

乔治国王眯起了失明的双眼。“不止，我敢肯定。”

“我保证没到。”

“也许对你来说没到，”国王说，“但时间对于既疯又瞎的人而言是不一样的。”

凯尔笑了。国王今天的状态不错。这种情况并非经常能遇到。对于面见时国王处于哪种状态，凯尔根本没谱。也许使他感觉不止一个月的原因是，上次凯尔来访时，国王的狂躁情绪着实难以平复，导致凯尔没能完成带信的任务。

“也许年份变了，”国王接着说，“月份没变。”

“啊，但年份是一样的。”

“是哪一年啊？”

凯尔皱起眉头。“一八一九年，”他说。

乔治王脸色一沉，摇了摇头说了声“时间”，仿佛这个词是万恶之首。“坐，坐吧，”他挥挥手，又说，“应该还有一把椅子吧。”

其实没有。房间里空空荡荡，而且凯尔相信房门只能从外面开关，里面是做不到的。

国王伸出一只粗糙的手。戒指已摘下，避免他伤到自己，指甲剪得极短。

“我的信，”他说。一瞬间，凯尔仿佛看到了曾经的乔治，那个威严的君王。

凯尔拍了拍外套口袋，这才发现在翻面之前忘了掏出信来。他脱下上衣，又换回红色，在里头摸索了一番。他把信递到对方手里，国王爱不释手地摩挲着封蜡——那是红王室的纹章，圣杯和旭日——然



后将信举在鼻子前嗅了嗅。

“玫瑰。”他恋恋不舍地叹道。

他说的是魔法。凯尔从未注意过衣服上沾有红伦敦的淡淡芳香，但每一次穿梭都有人告诉他，他闻起来就像刚摘下来的鲜花。有人说是郁金香，有的说是葵百合。菊花。牡丹。在英格兰国王的鼻子里，永远是玫瑰味。尽管凯尔自己闻不到，但他很高兴这是令人愉悦的气味。他可以闻到灰伦敦（烟味）和白伦敦（血味），但红伦敦对他来说就是家的味道。

“替我打开，”国王命令道，“不要弄坏封蜡。”

凯尔照做了，把信纸抽了出来。这一次他深感庆幸，国王看不见，也就不知道信有多么简短。仅仅三行。只是写给一位名存实亡、病入膏肓的统治者的几句客套话。

“是王后写的，”凯尔说。

国王点点头。“继续，”他强撑着病躯，摆出一副威仪堂堂的派头，声音却颤颤巍巍。“继续。”

凯尔吞了吞口水。“邻近的王室，”他读道，“向乔治三世国王陛下致意。”

王后没有提及红王室，也不说是来自红伦敦的问候（其实那座城市真的很红，因为河流的光璀璨夺目，无处不在），因为她从来不会那样思考。对于她，以及任何一个只在某个伦敦居住的人来说，区分它们是完全没有必要的。当其中一个世界的统治者谈起别的世界时，他们就说别的，或者邻居，偶尔（尤其是涉及白伦敦）采用不那么讨喜的叫法。

唯有那些为数不多的、能在几个伦敦之间穿梭的人，需要想办法区分它们。于是凯尔——众所周知那个消失的城市被称为黑伦敦，他

受到了启发——为每一个尚存于世的首府赋予颜色。

灰色是没有魔法的城市。

红色，健康的帝国。

白色，饥饿的世界。

实际上，城市之间差异巨大（周围乃至更远的地方就更无相似之处了）。名字都叫伦敦是一个未解之谜，传说其中一座城市很久之前就使用了这个名字，那时候门尚未关闭，国王和王后们通信还不是唯一被允准的交流方式。至于哪座城市最先起名伦敦，众说纷纭。

“我们希望获悉您一切安好，”王后在信中写道，“希望贵城的季节与敝城的一样美妙。”

凯尔停了下来。没有更多内容了，只剩一个签名。乔治国王的双手拧在一起。

“只有这些吗？”他问。

凯尔略一犹豫。“不，”他折起信纸，说道。“这只是开头。”

他清了清嗓子，一边踱步，一边遣词造句，以王后的语气念出来。“感谢您问候我们的家人，她说。国王和我都很好。不过，莱王子还是老样子，让人既怜爱又恼火，好在过去的一个月里，他没有弄断自己的脖子，或是娶一个门不当户不对的新娘。要不是凯尔，他起码会惹一个乱子，甚至两个一起来。”

凯尔很想让王后继续夸耀自己的功绩，但墙上的钟报了五点，凯尔暗自咒骂。他迟到了。

“下一封信再叙，”他仓促收尾，“祝笑颜常在，身体康健。敬上。阿恩的艾迈娜王后。”

凯尔等着国王说点什么，但见他睁着盲眼，怔怔地遥望远方，凯尔担心他失了神。他将折好的信纸搁在茶盘上，朝墙边走去，刚走了



一半，国王说话了。

“我还没有写回信。”他喃喃道。

“没关系。”凯尔柔声说。国王好些年都不能写信了。他尝试过几个月，攥着鹅毛笔在羊皮纸上胡乱涂画，也曾坚持让凯尔代笔，但通常就是请凯尔传达口信，凯尔答应逐字逐句地记牢。

“你知道，我没有时间。”国王又说，试图挽回一点所剩无几的尊严。凯尔也予以配合。

“我明白，”他说，“我会转达您对王室的问候。”

凯尔正要走开，老国王又叫住了他。

“等等，等等，”他说，“回来。”

凯尔站住了。他抬头看钟。已经晚了，越来越晚。他想象着圣詹姆斯宫里的摄政王坐在桌边，抓着椅子扶手，一声不吭地生着闷气。凯尔情不自禁地笑了，于是他转身面对国王，看见对方颤颤巍巍地从长袍里摸出一样东西。

是一枚硬币。

“没了，”国王皱巴巴的双手捧着硬币，仿佛那是什么易碎的宝贝，“我感觉不到魔法了。闻不到了。”

“硬币就是硬币，陛下。”

“并非如此，你也知道，”老国王咕哝着，“翻开你的口袋。”

凯尔叹息一声。“您会害我惹上麻烦。”

“来吧，来吧，”国王说，“我们的小秘密。”

凯尔把手伸进口袋。他第一次见到英格兰国王时，交上了一枚硬币，以证明自己的身份和来头。君王保守着其他伦敦的秘密，由继承人一代一代地传下去，但旅者已有多年不来。乔治王一看到少年手里的玩意儿，就眯起眼睛，摊开肉乎乎的手掌，于是凯尔把硬币放在他

掌心。只是一枚普通的令币，与灰伦敦的先令极为相似，不过上面刻的不是君王的肖像，而是一颗红星。国王握住令币，放到鼻子底下嗅了嗅。他笑了，把令币塞进口袋里，然后请凯尔进去。

从那天起，凯尔每次面见国王，他都说令币上的魔法消失了，要求换一枚新的、带着体温的。凯尔每次都会说这是禁忌（确实如此，白纸黑字的规定），但国王永远说是他们之间的小秘密，凯尔只能叹息着掏出一枚新的来。

此时，他从国王的掌中取回旧的令币，换上一枚新的，然后温柔地合上乔治的枯瘦手指。

“好，好。”病恹恹的国王对着掌中的令币轻声念叨。

“保重。”凯尔说完，转身离开。

“好，好。”国王的注意力逐渐涣散，不再留心周遭的世界和他的客人。

窗帘拢在房间的一处角落，凯尔把沉重的布料拉到一边，露出墙纸上的一个记号。就是一个简单的圆圈，当中的直线将其一分为二，那还是一个个月前，他蘸着血画下的。在另一座宫殿的另一个房间的另一面墙上，也有着同样的记号。它们犹如同一扇门的把手。

凯尔的血与信物匹配，即可使他在不同世界之间穿行。他无需指定地点，因为他当时的所在即是他将来的所在。但在同一个世界里打开一扇门，两边就需要完全一样的记号。大致相同也不行。凯尔吃过沉痛的教训。

他上次来访时墙上的记号依然清晰，只是边缘稍有模糊，但无关紧要，反正要重画。

他挽起袖子，取下绑在前臂内侧的小刀。小刀相当漂亮，堪称艺术品，从刀尖到刀柄均为白银打造，刻着花体字母K和L。



那是他人宫之前唯一的纪念物。

他对那段日子一无所知。应该说是毫无记忆。

凯尔把刀刃抵在前臂外侧。今天他已经割过一次，为了打开过来的门。现在他又割下第二刀。浓稠的、红宝石色的鲜血涌了出来，他收刀回鞘，用指头摸了摸伤口，然后抬手在墙上重新画圆，以及横贯其中的直线。凯尔放下袖子，遮住伤口——等他回家再处理身上的伤——回头看了一眼胡言乱语的国王，然后将手掌按在墙壁的记号上。

墙上的记号在魔法的作用下发出嗡鸣声。

“As Tascen。”他说。转移。

墙纸的图案开始波动、软化，在他的触碰下退让，凯尔走上前，穿了过去。

II

他刚跨出第一步，还没等第二步落地，乏味的温莎城堡就变成了优雅的圣詹姆斯宫。闷热的牢房消失在身后，满眼都是鲜艳的挂毯和锃亮的银器，疯国王的喃喃自语也淹没在凝重的寂静氛围里，有个人坐在奢华的书桌前，手里握着一杯酒，表情相当难看。

“你迟到了。”摄政王说。

“抱歉，”凯尔略鞠一躬，应道，“我有差事在身。”

摄政王放下酒杯。“我以为你的差事就是见我，凯尔大师。”

凯尔挺起胸膛。“我的顺序，殿下，是先见国王。”

“我希望你没太过纵容他，”摄政王的名字也是乔治（凯尔发现灰伦敦有这种习惯，儿子承袭父亲的名字，导致重复太多，也容易混淆），他说着，轻蔑地一摆手，“否则他会精神亢奋。”

“这样不好吗？”凯尔问。

“对他而言，不好。他很快就会发癫，爬上桌子跳舞，讲些魔法和别的伦敦的疯话。这次你对他耍了什么把戏？让他相信自己能飞？”



凯尔只犯过一次错。他在随后的拜访中得知，英格兰国王差点走到窗外。那是三楼。“我向您保证我没有做过这种示范。”

乔治亲王捏了捏鼻梁。“他没法像过去那样守口如瓶了。因此他不能离开房间。”

“那就是监禁了？”

乔治亲王抚弄着桌子的金边。“温莎城堡是非常体面的地方。”

体面的监狱说到底还是监狱，凯尔心里想着，从外套口袋里掏出第二封信。“您的信。”

凯尔被迫站在原地干等，亲王读完了来信（他从未说过信件带有花香），又从外衣的内口袋里抽出一张未完成的回信，接着写了起来，而且不慌不忙，显然是有意刁难凯尔。但凯尔并不介意，他的手指轻叩书桌的金边，从小指至食指，每一个来回都会让房间里的无数蜡烛熄灭一根。

“肯定有风。”看见摄政王攥紧了手中的鹅毛笔，他随口解释。等摄政王写完信，两支鹅毛笔都被捏断了，情绪也糟糕到了极点，凯尔却心情大好。

他伸手要信，但摄政王没有给他，反而起身离开桌子。“坐得我腰酸背疼。陪我走走。”

凯尔不喜欢这样，可也不能空手回去，所以只好勉强顺从。他从桌上捡起亲王刚刚用完、尚未折断的一支鹅毛笔，装进口袋里。

“你打算直接回去吗？”乔治亲王问。他领着凯尔穿过走廊，尽头是一扇不起眼的门，被帘布遮了一半。

“还有一会儿。”凯尔应道，落在半步之后。守在走廊里的两名皇家卫兵也跟了上来，如影随形。凯尔感到了他们的目光，猜度着他们对于这位客人的情况了解多少。王室成员应该是知道的，至于侍奉他